

我不要幫工的。」

杜文耀呆立在路邊，目送那老頭跟他的牛車往前去，漸漸消失。他茫然的在那裡站了好久，才回過頭來，漫無目的的向前走去。

這不能怪他們。自從那個可怕的日子開始，他便受盡了不加辨別的輿論的指責，而終於被不容分辯的送進了城，在那個黑暗的囚房裡耗了他五年寶貴而旺盛的青春。對於小鎮而言，每一個熟識他，或者是認識他的人，都知道他是爲了什麼被送進城去的。雖然他們所知道的「爲什麼」與實際的「爲什麼」有點不同，但大眾所知道的「爲什麼」却是被公認了的，不容置疑的。他們公認他們所知道的「爲什麼」是準確的，因此他們公認爲杜文耀應該進城坐牢。而法官也就順從了公衆。因此現在，即便五年以前的杜文耀並未受了委曲，他們也不管五年以後的杜文耀是否已改正自己，而對他另眼相看。對小鎮的人們而言，杜文耀——或是大資——這幾個字的本身就代表着一種意義：罪惡。如同所有小鎮的人們一樣，他們害怕罪惡，更怕與罪惡的人接近。

因此他不恨他自己，他恨他自己，他記得在國民學校的時候，老師曾經給他們說過一則伊索寓言裡的故事：牧童與狼。那牧童平常老是說謊，到真的狼來了而他叫起來的時候，鄉人們却不再信任他了，而終於給狼吃掉。對杜文耀而言，這是一個大大的諷刺。從國民學校畢業以後，家裡既沒有能力給他繼續升學，而他自己也不大想讀書。他與同班的幾個都沒有升學的同學們，幾乎整天混在一起，遊手好閒。他既沒有得到人生的痛苦，自然也不知道生活的意義。他既沒有去過外縣任何城市，自然也不知道世界之大。在他看來，像他這樣的在小鎮上東走走，西逛逛，不斷的學習到新的調皮的生活，就是最有意義的生活。於是，他就這樣有意義的過下去。

在這種生活中間，他們了解了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：吃。不管怎麼玩，不管那一天，吃，總是必需的。而且，吃好的，也被他們所認識了。但他的家既窮，同伴的家也差不多。沒有錢，什麼事也辦不了，打撞球辦不了，賭博辦不了，吃東西更辦不了。他們得找些錢來，或者找些東西來吃。

起先是找些東西來吃。梁家的母雞剛不見，李家的鴨子又失蹤了。何老頭田裡的番薯前晚剛去了一些，張家老太婆種的西瓜又失去了三個。

時間久了，原因總要發現的。有一天他們偷雞，想不到那只鷄沒命的叫了起來，也吵醒了身強力壯的主人。沒有逃得了，被抓住了。仔細一看，就是鎮上熟人的孩子們，沒好意思怎麼說，教訓了一頓放走了，好心的主人也沒張揚出去。然後，有一段時間的平靜。但這平靜維持了好久。不久以後，他們又「不得不」做起手腳來，但第二次被抓到時，那物主可不象第一次的那個物主容易對付了。他們被送進了小鎮的警察派出所，備了案，擦了指模才給保出來。

但這不能保證他們不再犯案，因爲他們仍要玩，仍要吃。他們到處索賄，眼祇要能捺、他們到處「設法」錢，祇要能「設法」，許多辦法都想盡了，現在他們擺起玩三張紙牌的賭攤來。每一次他們都得心應手，但有一次他們碰了壁，給人家抓住了是作弊。人感關慮多，終於又被請進了派出所；弄來的錢全部吐出來，還得在派出所裡陪上一夜，因爲他們有了前科，保證比較嚴厲，隣居們不再再保，家長們也願他們受點教訓。

但這樣以後，他們反而不再再進派出所了。進派出所，不過關幾天，而且也不會賊止子。出來以後，還不是限進去以前一樣？這樣，他們進進出出於派出所，自己也記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也不知擦下了多少的指模。他們知道在法律上而言，他們尚未成年，所以儘管怎麼樣犯，他們總不會有什麼事的，因爲他們還小。



廣告

吳阿發的增產故事

指導員說後阿發問

我種水稻，產加

起初生育

均良好

為什麼收成

都不

如意

?



又有農友問
鉀肥施用於水稻
反使葉色變
淡，是否沒有
肥效？



鉀肥能使作物
生育健全
增加抗病力，對蕃
茄可防其落果，
裂果而提高品質



可能你疏鉀
用得太多沒有
用鉀肥

鉀肥不是要作
物葉綠翠
而要使其根莖
粗健，最好三
素配合
施用